

写作应该是孤独的

□顾彬

爱一个女人是思考她的灵魂。满足女人的渴望,对男人来说是最难的,也可能比打胜仗还难。写作跟美人一样,也有自己很特别的秘密。找不到它的秘密,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一张纸跟一个女人的身体一样白。一张白纸,一身美。

写作是孤独的,也应该 是孤独的。不孤独,就不是好的写作。一张纸,一个人,就够了。爱一个女人也需要孤 独,不需要第三者。两个人在一起,女人也许会释放她最深 处的秘密。男人看到她眼睛里的秘密后,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做爱与写作有什么区别 呢?不少当代作品说得很清楚,作家手中的稿子没有显 示什么秘密。作者好像不太 知道他面前的白纸的秘密, 随便写,随便发,随便拿稿 费。他个人的孤独变成别 人的,变成纸上的。这孤独不 是好的,是害人的,害所有人的。

我主张的是另外一种孤 独,是应该追求的孤独,是尼 采的,也是马克思的。尼采还 没有发疯前,他找不到出版 社出版他永垂不朽的大作。 他只能用自己的钱出版,给 不太想读的人看。马克思呢? 他太穷,甚至买不起写《资本 论》所需要的纸。如果他们跟 今天的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一 样,先要求出名,再要求成 功,还要求发财,那么我们今 天听不到他们两位的名字。



为了出名、发财,经常有 中国当代作家来找我,要求 我把他们的书翻译成英文。 虽然我的英文不错,但是英 文不是我的母语。好的语言 跟美人一样,如果你感觉不 到她的秘密,你别来。谁都说 英文很容易学,不对,好的英 文很难!除了China Daily、 Global Times外,我在中国看 到的英文一般是不太理想

的。有些中国的大学教授也 不会英文,从欧洲来看他们 就是文盲。我这样说,人家肯 定觉得我搞的是一种欧洲主 义。那么,当代中国教授、作 家们,你们给我看看你的日 语。我们这些西方汉学家大 部分都学过日语,你们呢?

来找我的不少人要求我 把他们“了不起”的作品翻 译成英文,他们这样做,是对我

的母语的轻视。这样也说明 他们是愚笨的。德语是欧洲 人说得最多的语言,德国出 版的外国人作品最多。美国 呢?美国对国外不太感兴趣, 美国人只歌颂他们自己。

最近又来了位很不懂事 的中国当代作家,请我把他的 诗集翻译成英文。我帮他的忙,给他找奥地利最好的译者和最好的出版社,今年可以出版他的德文诗集。 可他还是不满意,要求把他 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在美国 出版。他不明白中国诗歌的 市场不在美国,也不在其他 英语国家,而是在德语国家。

因为中国当代作家,我 经常感觉孤独。但不是好的 孤独,是非常可怜的孤独。他们 老希望我了解他们,但是他们 不想了解世界。他们总是提要 求,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觉得 我们外国人不够重视他们。但是 他们理解我们吗?对他们来说, 我们才是他们的译者。无论什么书都 可以翻译,这是中国的口号; 不是谁都能够翻译,这是我的 回答。不相信吗?那么,不会外语的中国作家能把国外同行的作品翻译成优秀的中 文吗?

爱一个女人不是五分钟 的事情,写作也不应该是。中 国当代作家的不少作品都是 quickies。五分钟之内能满 足一个女子的要求吗?43天内能 够写完500页的长篇吗?可怜 的中国女孩,可怜的中国 当代文学!

(本文作者为德国籍汉学家、翻译家)

□王建菲

今天赴美游学已习以为常了,可 让孩子们去海峡对岸的台湾修学,研 习传统文化,却依旧是稀罕事。作为 赴台游学的组织者之一,我一直在思 索,台湾真正的吸引力在哪里?学生 又能收获什么?

曾有济南一中的一位校领导与 我同往台湾后感慨:“台湾最美的不 是风景,而是人。”这让我一下子想 起了2014年暑假我在台湾经历的很 多事。

2014年暑假,我带着31名来自山 东烟台、济宁、潍坊、济南等城市的高 中生,在台北中山女高共同聆听年轻 作家张辉诚的语文课。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的安玉行 同学说:“我小时候看台湾电视剧,看 到演员恭敬谦让,听到演员温柔地 说话,还以为是故意这么演的。到了台 湾后,才明白电视上演的不都是骗人的。”两岸学生听后哄堂大笑。

台湾: 活在传统文化里

台生的温良谦让体现在各个细 节,比方说搭电梯,走路时学生们都 居右,去洗手间自觉排队;学生用得 最多的口头语是“不好意思”、“麻烦 您”、“谢谢您”、“请”,从没听过“靠”、“ 快走”、“赶紧”、“过来”。

无论是温良恭谦,还是尊师重 道,大陆孩子在台湾感受最多的不 是惊奇,而是潜移默化的教化。山东孩 子本来已经很有礼貌了,可刚到时还 是感觉好客气呀,两天后自然融入,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样的表达和沟 通很舒服。

其实,这种潜移默化也不难溯 源。台湾师生也好,民众也罢,无论 在社会上、校园里、生活中,都让我感 受到活在当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这或 许就是文化的力量吧。

后来我请教台湾同胞,是如何让 骑摩托车的人全部戴安全帽,而且停 放如此整齐的?是如何做到垃圾分类 如此到位,而且垃圾不落地的?一位 老者告诉我,台湾十年前也面临同大 陆相同的问题,后来使用严苛的惩罚 制度起到一定的效果,但让人们真正 感受到遵守规则好处的,还是文化。

2014年,我有幸两次拜访余光中 先生。第一次听到余光中先生讲起台 湾“抢救国文”的活动,这让我一下子 想起了大陆的国学热。十年前,台湾 教育部门减少国学课程,以余光中先 生为首的关心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拨人,如作家张晓风、高中国文教师段 心仪、张辉诚等,还有百所高中国文 教学研究会联署,共同发起了抢救国 文教育联盟。其实,台湾有识之士不 是在抢救简单的国文,而是以国文教 育为载体的传统文化。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先 生对于两岸学生的交流这样说道: “希望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学创作交 流活动给同学们留下的,不仅是一次 难得的旅行经历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更 是一次海峡两岸孩子们相互学习交 流,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 人生经历。”

在今天两岸民间交流仍停留在 网络与外界传播时,朴实认真地面对 面交流,或许会让彼此之间感受到共 同文化带来的亲切与启发。台湾,这个 让许多人魂牵梦绕的宝岛,小小的, 旧旧的,远远的,近近的,如同高 山茶一样柔柔的,淡淡的,静静的,但 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却日益吸引着 来自大陆的孩子与家长。

其实,文化这种东西不需要坐而 论道。只需要有一天,两岸学生坐 在一起,品一壶茶,唠唠家常,便足够 了。

(王建菲为容德两岸教育文化研 究院负责人,本文由本报记者张榕博 采访整理)

去他的“大师”!

□周东升

这里所说的“钻家”,是指那些 打着文化的旗号善于投机钻营的家伙; 这里所说的“大师”,是指那些道貌岸 然,梦寐以求却又假惺惺装着被动地 冠以“大师”帽子的所谓“大家”、“高人”。“钻家” 是蛹,“大师”为蝶,化蛹为蝶,“钻家”摇身一变,就 成了“大师”。

君不见,当下的所谓“大 师”,简直比大街上的宠物狗 还多。什么“国学大师”,“国 画大师”,“书法大师”,“文学 大师”,“学术大师”,“武术大 师”,“养生大师”……“大 师”满天飞,学者赶场忙。于是, 有人被蒙蔽,鼓噪道:“现在 是大师频出的时代!”

事实上,透过这虚火撩 人的假象向深处看,不难发现,从这些人追逐“大师”帽 子的心态和做法上,就已经注 定他们成不了大师!有的 人喝过的茶水还不如王羲之 一年用掉的墨水多,就妄称 “书法大师”;有的人见过的 山还不如倪云林一个月画的 山水多,就自诩“国画大师”; 有的人掌握的词汇还不如曹 雪芹笔尖漏掉的词汇多,就 吹嘘“文学大师”。为了得到 那些令人艳羡的头衔,他们 不惜上蹿下跳,拉关系找门路,送金钱拉皮条,趋炎附势 巴结逢迎,甚至攀附名门忘 了祖宗。这些人唯独没有精 力和时间做学问,唯独没有 反省和拷问自己的灵魂——真 正的大师是这样不知羞耻、欺世 盗名的吗?



正是由于这些“钻家”内 在的空虚和浮躁,所以才迫不 及待地弄些有名无实的头衔 来支撑门面,以便为他们的招 摆捞取些资本。而一旦得 到了那些名不副实的头衔, 他们就满嘴跑火车,到处卖“学 问”,上电视,开讲座,当评委,

还少吗?多少“大师”的画皮 被撕下?还有多少“大师”继续 装神弄鬼?真正的大师是 不会热衷于整日抛头露面, 到处指手画脚的。他们远离 尘嚣,六根清净,或遁迹于山野, 或窝居于斗室,或孤傲不 羁,或蔑视权贵,潜心修炼, 终成大师。时常,面对着倪瓒 的《渔庄秋霁图》、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朱耷的《孤禽 图》,手捧着庄子的《逍遙游》、曹 雪芹的《红楼梦》、钱钟书的《围 城》,我如醉如痴,思绪飞扬。或悲或喜,或哀或 怨,或真或幻,都寄情于这黑 白分明、物我两忘的山水世 界间,淡泊于那超然物外、闲 适悠然的大彻大悟中。那凝 练的笔法,那深邃的意境,如 今谁人能比?黄公望为了“搜 尽奇峰打草稿”,据说历经七 年,踏遍江南的山山水水,终 成妙笔《富春山居图》;倪瓒 看破红尘,舍弃万贯家产,独 居于深山旷野中,所以他的 树石才跃动着只可意会的 灵性。而今天的我们,面对名 利的诱惑,还能有这种气定神 静的心境吗?

古代的大师,就像一个个坚 持用绿色天然肥料精耕 细作的农夫,他们抛却尘世 的诱惑,专心于每一株庄稼 的生长,注重的是产品的品质 和营养价值;而如今的某些“大 师”,就像一家家善于弄虚作 假的黑心作坊,他们迎合市 场的热销,揣摩的是大众的 心理,追求的是暴利的获取和 上镜率。

在此,我们可以不屑地断 喝一声:“‘大师’,请走开!”